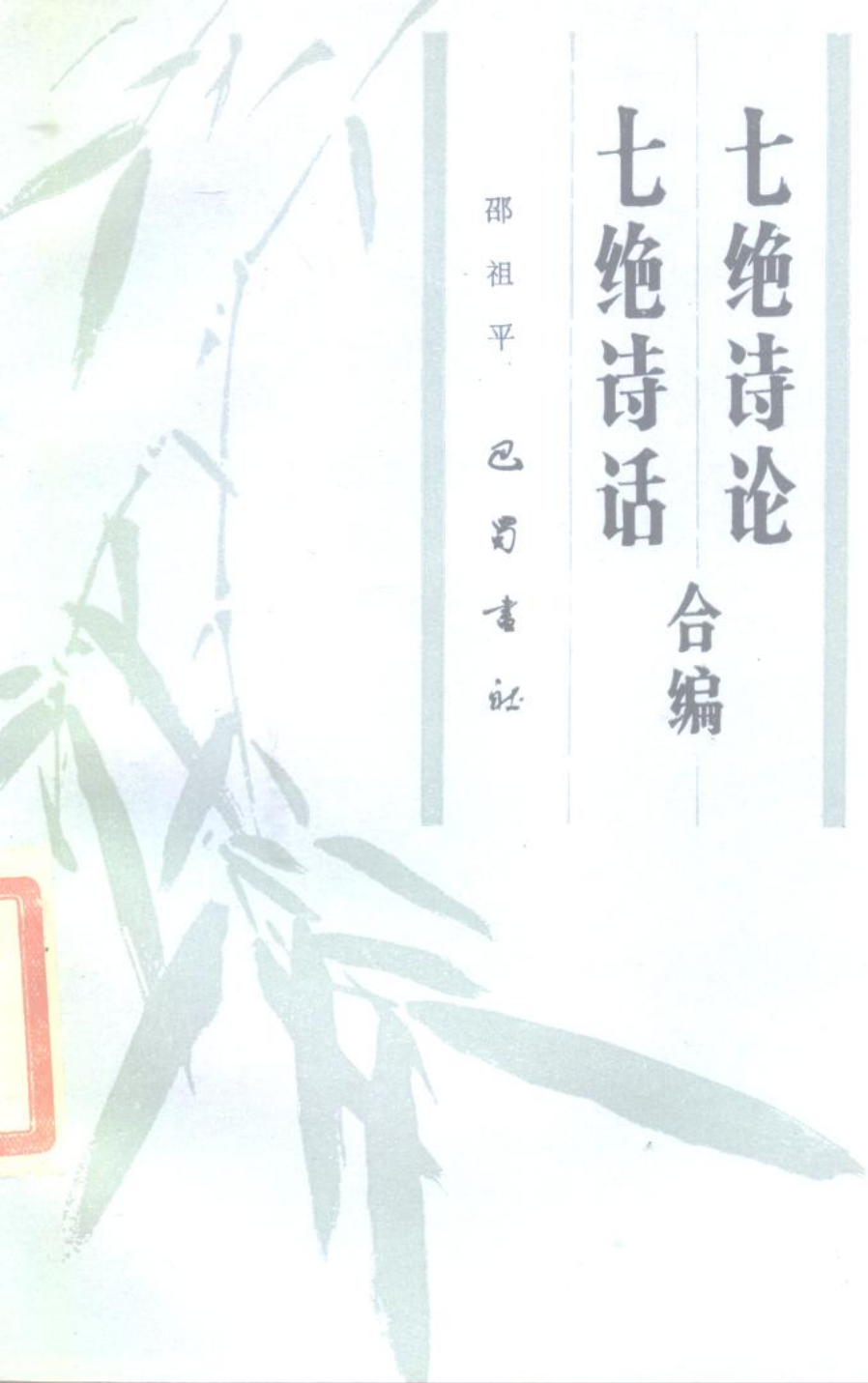


七绝诗论 七绝诗话

合编

邵祖平

巴蜀书社



邵祖平

七绝诗论·七绝诗话 合编

巴蜀书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074502

责任编辑：梁瑞玲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七绝 诗论 诗话 合编

邵祖平

巴蜀书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25 字数100千
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6,800 册

书号：10329·21

定价：0.80 元

DCS1/16

出版说明

七言绝句兼有多种诗体之所长，历来在各种诗体中是很受人偏爱的一种。邵祖平先生的《七绝诗论》和《七绝诗话》合编即是对这一诗体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。本书一九四六年曾印行过，很为时人称道，“书出不半载，即告售罄”。

“诗论”部分，作者论述了七绝诗之缘起、体裁、风格、诗品、类别等理论性问题，既系统深刻，又具体详明。

“诗话”部分，集中整理了前人论述的精华，资料性颇强。

鉴于本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，但初版却存在不少问题，所以我们在保持原书面貌的前提下，对一些显见的错误进行了改正。原书中因印刷质量粗劣而造成的字迹模糊、空格缺漏之类问题，因无原稿核对，只好暂缺，以□代替。思

想认识方面的某些局限，因该书是遗著而无法修正，故仍保持原貌。

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工作中难免出现缺点错误，敬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巴蜀书社编辑部

一九八五年七月

自序

七言绝句，托始于《国风》，导源于《乐府》，其体虽晚出，而常与《国风》、《乐府》相沟通。自唐迄今千数百年，为之者众，好之者弥笃，岂不以其善言情而易合于乐乎？七言四句之诗，不丰不杀，不斂不侈，最合于诗人之陶写。《国风》中上下句，去其语辞观之，可得无数佳绝句。《楚辞》中则竟有“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，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”之七言四句矣。至鲍照、骆宾王、王泠然、李峤诸人之七言乐章及歌行，则往往在其起讫之四句中，自成一首绝句。当时虽不名为绝句，其神固相似也。祖平不敏，于文学体例，每好为深沉之思，自比不贤识小之列。曩年教授渝郊中央大学，尝于七绝之来源、生成及其作法、说解，撰为《通论》一篇，以自忘其侘傺。友人顾颉刚先生见而喜之，为刊于《文史》杂志中。洎于成都客授中，复成《七绝诗话》一篇。三十二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成都分社出版。书出不半载，即告售罄。华西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沈祖棻女史，且以是二编开文学专题研究课程于其

校。足见海内吟人学者嗜此编者多矣。兹复应中国文化服务社成都分社经理章映槐君之请，将《诗论》、《诗话》合编为一，且于原稿续有增改，以蕲符于合则两美之意。至于优游浸渍之深，趣味无穷，读者当与作者共之，是则作者芹曝之微意也夫！

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冬至后三日邵祖平自序于国立四川大学

目 录

自序·····	1
七绝诗论·····	1
导言三则·····	1
一、七绝之正名·····	5
二、七绝之缘起及其成立之推测·····	7
三、七绝体裁之分析·····	10
四、七绝诗盛行之由来·····	15
五、历代七绝之风格·····	18
六、七绝诗品示例·····	23
七、七绝作品分类·····	28
八、七绝之作法·····	38
九、七绝之解法·····	50
七绝诗话·····	55
一、辨体·····	55
二、作法·····	61

三、评论.....	68
四、说解.....	89
五、本事.....	99
六、附存	132

七 绝 诗 论

导言三则

魏叔子论文，主唐、虞至于两汉，文章与世运递降，魏、晋以迄近代，文章不与世运递降。以为三代之文不如唐、虞，秦、汉之文不如三代，盖日降而无升也。韩愈、李翱诸人崛起八代之后，欧、苏诸人屹起六代之后，李忠定之奏议，卓然高出陆宣公，王文成之文章，非许衡、虞集诸人所可望，盖虽有降而复有升也。予谓诗道亦然。《离骚》之怨抑自贤，不及《国风》之温厚和平矣，两汉之浑朴平实，亦非《离骚》徘徊芬芳之可拟议。此诗道视世运为递降之说也。六朝之绮丽浮华，而李、杜以高逸雄浑矫之，五代之淫哇堆砌，而欧、梅以疏散清空矫之，皆远胜于前代。此诗道降而复升之说也。然究其所以升降之故，则文质得其中者常升，文质偏胜者恒降，文质并亏者最为卑下。《国风》文质彬彬，上也。《离骚》有《国风》之文而无其质，故稍逊焉。两汉质不能过《离骚》，而文亦莫及，故又逊焉。六朝

质漓，徒有虚文，所以不及唐之文而能质也。五代文质并耗，所以不及宋之质而能文也。此历代文质迭尚与诗运进退之实际情形也。惟七言绝句一体，反复咏叹之致通于《国风》，掩抑哀怨之趣符于《离骚》，远绍《乐府》，近启民歌，文质任尚而异曲同工，咸臻厥美，则光景常新，本无升降之诗体也。

诗有风人之诗焉，诗家之诗焉。风人之诗者，兴象融怡，俯仰之间自然流露之谓也。诗家之诗者，组炼精深，语不惊人，不肯罢休之谓也。《毛诗三百》、《乐府》、《古诗》，风人之诗也。建安诸子、沈、宋、岑、杜，诗家之诗也。诗中之体制亦然。歌谣曲谚者，风人之诗也。篇引律排者，诗家之诗也。七绝虽隶属律诗（七绝又名小律诗），为近体之一种，然其神远绍《国风》，其体直接歌行，能以今情通古意，常散行而不骈拘，字句有一定而兴象至无穷，可谓诗体之特有，虽不为《国风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乐府》、《古诗》，而常常似《国风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乐府》、《古诗》，其神同揆也。故于近体中独可视为风人之诗，非如七律之属对精切，思力深邃之徒为诗家诗也。李白，千古风人之巨擘也，杜甫，千古诗家之宗匠也，故李好赋七绝，而杜好赋七律，杜之律李不能为，李之绝杜亦不能为也。诗运有升降，升降在得才与不得才。开、宝之七律，得杜之才以兴。开、宝之后，才之钟毓殆不及前，故杜律雄浑精深，独绝千古。晚唐李商隐略得其句调，北宋黄庭坚获师其拗体，金源元好问、李汾中州杰出之后，杜律之气焰殆

全熄矣。顾一按七绝之局势则大不然，李太白之后，复得李益、韩翃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王建、张祜、徐凝、唐彦谦、杜牧、韩偓、王安石、苏轼、秦观、杨万里、陆游、姜夔、吴惟信、张良臣、刘昂、范梈、揭傒斯、杨维祜、倪瓒、傅若金、高启、袁凯、李东阳、徐祜卿、汤显祖，徐渭、谢榛、王世贞、吴伟业、屈大均、王士禛、厉鹗、吴騫、吴嵩梁、龚自珍、黄遵宪等以持之勿坠。诸人虽成就略有差异，然皆可无大惭于太白，不愧为风人之诗也。故七绝者，风人之诗。诗人无时而不生，无地而不钟，则七绝虽视为永无成亏长存于天地间之诗体，亦无不可矣。

诗有贵族之诗、平民之诗之别。贵族之诗，所谓雅诗也。平民之诗，所谓风诗也。郑樵云：“出于朝廷士大夫，其言纯厚典则，其体抑扬顿挫，非复小夫贱隶妇人女子能道者，故曰雅；出于风土，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，其意虽远，其言浅近重复，故谓之风。”朱熹云：“雅者燕享朝会公卿大夫之作，风者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。”两两对立，则知所谓贵族之诗者，有韵之政论，具深邃之理智，而以教人为志也；所谓平民之诗者，男女之情思，与夫饥者歌其食、劳者歌其事之务以情绪感人者也。《小雅·正月·巷伯》，周大夫及寺人孟子所作，并以刺政治之得失，而其言曰：“维号斯言，有伦有脊，寺人孟子，作为此诗，凡百君子，敬而听之。”则几于教诲矣。《邶风·凯风》，孝子自责以感母心之诗，惟曰：“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，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”旄丘黎臣劝君勿望救于卫之词，而曰：

“何其处也，必有与也；何其久也，必有以也。”何其言之婉而善感人耶！至《豳风·东山》一诗，传为周公所制，其设想征夫之劳，征妇之思，与夫风雨之侵袭，饥渴之困顿，殆不愧为《三百篇》中第一首风诗，盖真能通乎男女饥渴劳苦之情者。下此，《十九首》、汉魏乐府、阮陶诸公之诗，往往得风人之意。李、杜大家，有时得，有时不得。及宋之苏、黄诸公，学博才广，议论宏恣，于是所作之诗不务感人而务胜人，外揭诗教之名，而内去温柔敦厚之旨甚远，此其失颇见于五七言各体。幸赖尚有七言绝句一体，流连景物，抒写情致，足延风诗之一脉，否则诗道之亡，扫地以尽矣。“此生定向江湖老，默数淮中十往来”，“惆怅西栏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几清明”，“遗民几度垂垂老，游女长歌缓缓归”，“端正楼空春昼永，小桃犹学淡燕支”，“我自只如常日醉，满川风月替人愁”，“海角逢春知几度，卧游到处总伤神”，庶几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，丽而能则，与其它诸体之矜才炫学、叫嚣使气者，不可同年而语也。七言绝句合于风人之意者，唐、宋以来甚多，则如王翰之“不知湖上菱歌女，几个春舟在若耶”，即“春日迟迟，采繁祁祁”意也；白居易之“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”，即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”意也；柳宗元之“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苹花不自由”，即“嗟我怀人，寔彼周行”意也；朱庆馀之“含情欲说宫中事，鹦鹉前头不敢言”，即“我闻有命，不敢以告人”意也；杜秋娘之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，即“汝有钟鼓，勿鼓勿考，宛其死

矣，他人是保”意也；李商隐之“水精如意玉连环，下蔡城危莫破颜。红绽樱桃含白雪，断肠声里唱阳关”，即“齿如瓠犀，巧笑倩兮”意也；王安石之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待归迟”，直有“二南”兴象；视李昉之“一院有花春昼永，八方无事诏书稀”，尤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则以彼为七律之一联本之《雅》，此为七绝之对结语根于《风》也。

一、七绝之正名

绝句之名，诗家论之不一。有云：“二句一联，四句一联，四句之诗即谓绝句。”此吴乔之说也。有云：“绝句者，一句一绝，起于‘春水满四泽，夏云多奇峰，秋月扬明辉，冬岭秀孤松’之四时咏。”此杨慎之说也。有云：“绝句者，截句也，或前对，或后对，或前后皆对，或前后皆不对，总是截律之四句。”此范梈之说也。三家之说，杨说合自为之证甚可成立。吴说加以疏凿，亦令人足信。惟范说沿袭古人之误，曾无思考，遗害七绝诗体甚大。今分论以明之。

杨慎之说合其自为之证甚可成立者。杨云：七绝始于四时咏。其自为之证曰：“杜诗‘两个黄鹂鸣翠柳’实祖之。王维诗‘柳条拂地不忍折，松柏捎云从更长。藤花欲暗藏猿子，柏叶初齐养麝香。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：‘夜凉

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棋罢不知人换世，酒阑无奈客思家。”皆此体也。”愚按杨氏一句一绝之旨，即一句一意各自为主句之谓也，故每句意义与上下句毫不相涉，即偶有重复亦不为病，如王维诗“松柏摧云从更长”“柏叶初齐养麝香”两言柏，六一翁诗“路暗迷人百种花”“棋罢不知人换世”两言人，均无害其为一句一绝也。以此衡宋人黄庶父子《后山简斋七绝诗》，多有合者。

吴乔之说不甚明白。四句一绝者，句绝意不绝。如无名氏古绝句见于《玉台新咏》者，其一云：“藁砧今何在？山上复有山。何当大刀头，破镜飞上天。”其二云：“日暮秋云阴，江水清且深。何用通音信，莲花玳瑁簪。”其三云：“兔丝从长风，根茎无断绝。无情尚不离，有情安可别。”其四云：“南山一桂树，上有双鸳鸯。千年长交颈，欢庆不相忘。”四诗除第一首作隐语望夫归还外，余皆玲珑透澈。四句一意，所谓句绝意不绝也。至两句一联之联，《玉台新咏》除所录二人联吟之诗体外，确有联句诗一体，诗为梁武帝所作，辞云：“倾城非人美，十载难重逢。虽怀轩中意，愧无爨发容。”但不见与绝句有何别。惟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云：“五言绝句有平铺两联者，亦阴铿、何逊古诗之支裔。七言绝句有对偶如‘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’，亦流动不羁。”吴乔二句一联之说，或系指此，则董文涣《声调图说》所谓之律绝句也。四句之诗即谓绝句之说，准之古昔七言绝句，和乐皆五句，其以平仄相间，惟作四句者。乃始于汤惠休《秋思行》耳。晋、宋《子夜》、

《读曲》、《华山畿》，多有三句五句成一首者，皆和乐之理。后世绝句合四句而成，则以诗必和声，独句不能为联，独联不能为韵故也。

范攄之说，何以为害七绝诗体甚大者？范氏认绝句成立在律诗之后，故有截前、截后、截首尾、截颌腹之喻，不知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，七言绝句自七言歌行及乐府、民歌来。绝诗本在律诗之先，律诗当从绝诗扩充而成，何有绝诗截取律诗之理？自有此说，人乃敢以半律讥杜工部绝句。后世斗方名士，且自满于七律诗人，岂知七绝诗在盛唐时，王昌龄赖之拥“诗天子”之尊号，开圻万里，南面称孤哉？故七绝不欲正名则已，如欲正名，必自绝句之不为截句始。

二、七绝之缘起及其成立之推测

七绝之缘起，有主自乐府、七言歌行蜕变而来者，高棅、王夫之、吴乔等所倡说者也。愚以民歌（或曰歌谣）亦其始型之一。谨附诸公之后而详论之。

高棅《唐诗品汇》云：“《挟瑟歌》、《乌栖曲》、《怨歌行》为绝句之祖。”《挟瑟歌》魏收所作，其辞曰：“春风宛转入曲房，兼送小苑百花香。白马金鞍去未返，红妆玉箸下成行。”《乌栖曲》梁简文帝作，其辞云：“芙蓉作船丝作柁，北斗横天月将落。采莲渡头碍黄河，郎今欲渡畏风波。”、“织成屏风金屈膝，朱唇玉面灯前出。相看气息望

君怜，谁能含羞不自前。”《怨歌行》为五绝之祖，今不论。北周庾信山有近绝体诗，殊不谐畅。隋末无名氏诗云：

“杨柳青青著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。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？”上诗四首，自南北朝至隋乐府，为绝句诗托始之作。递及唐代奄有海内，声乐灿备，乐府小诗，因以极盛。于时武后僭位，曾幸洛阳男子，喜其壮硕，改元“如意”，及洛阳男子淫瘵至死，武后乃为诗以悼之，播于乐府，名曰《如意娘》，其辞云“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”此诗声调匀美，情意可掬。盖七言绝句，已由《乐府》蜕变完成矣。

主由七言歌行蜕变为七绝者，王夫之有“七言绝句自歌行来”一语。继起阐明者，吴乔是也，乔之言曰：“七绝与七古可相收放，如骆宾王《帝京篇》、李峤《汾阴行》、王泠然《河边枯柳》，本意在末四句，前文乃铺叙，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绝。”愚按《帝京篇》末四句乃改用五言作结，吴乔一时误也，宜举《畴昔篇》之末四句：“舜泽尧曦方有极，谗言巧佞傥无穷。谁能跼蹐依三辅，会就商山访四翁。”至《汾阴行》之末四句：“山川满目泪沾衣，富贵荣华能几时？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。”七言歌行全篇本意皆末四句，诚如吴乔所论，所谓一篇之警策者也。钱锺石善论诗，论七言歌行结处，有一声声唱出之喻，《汾阴行》结处四句，真有一声声唱出之妙。清溪九曲，尽化一烟，大海千波，远成一碧。文学似之，乃为一首浑逸飞洒之古绝句矣。